

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十至十二輯合訂本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九月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八月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六月

封面题字 沈 岑
封面设计 周宜逵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十至十二辑合订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字第024号

●

青海省西宁第三印刷厂印刷

印数：1-2000 字数：330,000

工本费：3.60元

22,2707.34
144
10-112

目 录

第十辑

“你们要在青海安家” 刘斯起 (1)

——回忆朱德同志视察青海省军区机关

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与寺院 吴 均 (4)

互助佑宁寺概况 王剑萍 (33)

互助郭隆寺 (佑宁寺) 历史沿革 吉俊德 (47)

同德拉加寺见闻 深 林 (51)

关于“五屯艺术”来函、来稿综述 (57)

藏传佛教对青海地区的社会影响 王岩松 (59)

青海伊斯兰教概况 马 毓 (72)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旋福寿 (92)

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 王 册 (104)

青海基督教简介 马 毓 (115)

解放前佛教居士林的活动概况 霍 千 (118)

抗战胜利前后蒋马在重庆的反共活动 马迪甫 (125)

同仁德仓部落被剿杀的经过 哇加 拉加 (132)

第十一辑

身陷虎穴 红心向党

——回忆长征途中在青海的一段坎坷历程 欧阳辉 (137)

34017

在进军西北的路上·····	林 彬	(148)
进军青海的片断回忆·····	周恕原	(153)
玉树和平解放经过·····	张文宪等	(160)
共和县解放初期建政的若干回忆·····	马芳富	(167)
同仁解放前后·····	扎喜安嘉 多 杰	(171)
同仁地区解放初期的建政情况·····	杨耀祖 邓靖声	(175)
柴达木盆地第一次科学考察纪实·····	朱新德	(179)
解放前青藏公路(宁玉段)修筑概况 ·····	青海公路交通史编写办公室	(187)
解放后修筑青藏公路纪实·····	张炳武	(192)
大通煤矿的变迁·····	青海师范学院历史系	(206)
我所知道的胡马矛盾·····	沈重宇遗稿	(215)
马呈祥在新疆解放前夕出国的经过·····	马得勋	(220)
马英骑兵旅覆灭经过·····	铁焕玲	(227)
民国时期青海禁烟内幕·····	王剑萍 王中兴	(230)
马步芳垄断青海金矿的记述·····	李庆芬	(237)
回忆马步芳时期的蒙藏文化教育·····	才仁加	(245)
解放前的民和教育·····	余 先	(253)
解放前的互助教育·····	戴朝魁	(257)
青海少数民族的民间体育活动·····	方协邦 方成邦	(260)
互助和平渠今昔·····	张友邦	(271)
马步芳的保甲制度和壮丁训练·····	牛怀民	(273)
“以马代丁”真相片断·····	东斌德 张 信	(276)

解放前植树造林点滴·····	范玉堂	(277)
丹德尔解放前后的一些事迹·····	深林	(280)

第十二辑

回忆进军青海战斗片断·····	徐国贤	(287)
青海解放初期政权建设简况·····	王亚森 赵明暄	(293)
修筑青藏公路的艰辛历程·····	王安 张春亭	(313)
解放初青海各族人民联谊会盛况记述 ·····	张博 姚秀川	(321)
民族团结好 草原气象新 ——解放初期黄南地区调解民族纠纷记事 ·····	黄南州政协	(334)
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	马有光	(338)
马步芳举办的“骑五军、八二军军官训练团” 始末·····	张成祯	(348)
回忆我在青海选举蒙古族国大代表时的一段 经历·····	多尔杰	(356)
我所知道的西路军被俘人员在“新剧团”的 一些情况·····	琮永贵	(363)
西北反共战役内情侧记·····	李少白	(370)
兰州战役溃败前后的片断回忆·····	李长福	(377)
青海各民族民间文学简介·····	霞千	(382)
解放前的“青海艺术研究会”始末·····	周宜达	(391)
解放前西宁戏剧活动概况·····	陈邦彦	(397)

解放前湟川、国师两校的话剧演出活动·····	孙家骥	(402)
《青海民国日报》副刊举要·····	罗 麟	(408)
回忆我在《西北通讯》社时的一些情况·····	汪 沛	(411)
互助酒琐记·····	韩煥文	(414)
解放前西宁社会救济事业简况·····	王中兴	(418)
沙陀寺今昔·····	牛怀民	(420)
达参寺塔娃村简介·····	赵清阳 多 结	(427)

“你们要在青海安家”

——回忆朱德同志视察青海省军区机关

刘 斯 起

1958年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同志，带着毛主席、党中央对青海各族军民的关怀，乘专机亲临高原古城西宁视察。朱副主席下飞机后，就对青海省军区的负责同志说，部队工作的情况要谈，到军区谈。这天下午，朱副主席由夫人康克清同志陪同，乘车来到青海省军区机关视察。朱副主席远远看到欢迎队伍，立即下车，迈着稳健的步伐走来。顿时，欢迎的队伍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那年，朱副主席已是72岁的高龄，但身体很健康，精力很充沛。他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并不时地走到两边的欢迎队伍中间，同大家握手，干部、战士紧紧握着朱副主席的手，仰望着他慈祥的面容，心底里迸发出一个声音：欢迎您，敬爱的总司令！欢迎您，革命的老英雄！

朱副主席来青海省军区机关视察，首先转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对部队的亲切关怀，朱副主席走进会议室，茶没喝，烟没点，就深情地说，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对大家很关心，毛主席派我来看望同志们。听着朱副主席的亲切话语，在场同志的眼睛顿时湿润了。接着，朱副主席十分认真地听取了省军区负责同志的汇报，中间多次插话，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当汇报到青海

是由一军解放的，现在青海省军区机关的底子是一军三师的师部时，朱副主席寓意深长地说，战争年代，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你们不是从山西、陕西打到青海来了嘛！现在，毛主席叫你们留在青海，你们就要在青海安家。然后，他又关切地问大家安心不安心在青海工作。当汇报说广大干部都很安心时，朱副主席欣慰地笑了。他嘱咐说，青海有这么多宝，是祖国的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你们一定要安心这个地方，保卫这个地方，开发这个地方。永远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同青海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青海。

朱副主席十分关心军队建设和民兵建设。他在视察中，详细询问了部队和民兵作战、战备训练和各项工作的情况，教育大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按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搞好部队建设。他特别强调，在对敌斗争中要很好掌握政策，注意斗争策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他还高度赞扬了青海各族民兵在保卫和建设青海的斗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鼓励机关的同志学学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充分发动和坚决依靠各族人民群众，把民兵组织好，建设好。朱副主席十分注意解决部队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关切地说，你们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尽管讲。我带回去，向毛主席汇报，让总部帮助你们解决。朱副主席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在朱副主席返回北京不久，中央军委各总部陆续派出一批工作组，来到了青海省军区。工作组的同志根据朱副主席指示，深入牧区部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解决困难。给部队的工作以有力地指导和帮助，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朱副主席仍然象战争年代那样，时刻关心革命战士政治上的

进步，时刻把革命战士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他在青海省军区机关视察的过程中，多次问到战士们的学习情况、训练情况和生活情况。他问吃问住，问穿问戴，问战士们在高原上习惯不习惯？情绪好不好？生活过得怎么样，能不能吃上青菜？都有些什么困难？朱副主席说，高原环境艰苦，一定要特别注意士兵的生活，想一切办法让士兵们吃好、休息好。他还说，部队在高原执行任务，一定要稳健，一定要注意安全。要边执行任务、边练兵，把部队锻炼好。朱副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机关的同志希望同他一起照个像，当大家把这个愿望提出来时，朱副主席立即答应了。他十分高兴地走到机关干部中间，同大家合影留念。司令部动员科科长王锡纯同志在保卫牧区的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烈士的家属陈庆男听说朱副主席来到青海省军区机关，十分想见见他。康克清同志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把陈庆男领进会议室，介绍给朱副主席，朱副主席站起身来，紧紧握住陈庆男的手，向她表示亲切地慰问，鼓励她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把革命工作做好，把子女教育好。朱副主席对烈士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在场的同志深为感动。

两个多小时的视察结束了，同志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朱副主席，大家请朱副主席保重身体，请朱副主席代全区指战员向毛主席问好。会见是短暂的，但这次幸福的会见，却使大家终生难忘，朱副主席的亲切教诲，永远铭刻在我们青海省军区机关广大干部战士的心中！

（胡国华整理）

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与寺院

吴 均

编者按：吴均同志的这篇资料，是根据藏文经典有关记载整理而成。它对青海地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派系，发展及其所属寺院的分布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其中有些情况与原来汉文史料有所不同，这对进一步了解青海地区的宗教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青海藏族地区，本来就存在着两门宗教，即藏传佛教与本教。但人们把藏传佛教被称之为“喇嘛教”，把本教则被称为“黑教”，而且认为是佛教的一个支派，这就丧失了它的独立性。佛教传于释迦牟尼，来自印度；而本教则传自敦巴辛饶（亦称辛饶穆倭），基本上是土生土长。佛教遍于青海各个地区，而本教除玉树地区外，在全省藏族地区，都程度不同地流传着。

解放前，对青海地区中流传的藏传佛教，被曲解为“喇嘛教”，这就等于把内地流传的佛教被称为“和尚教”一样，是很不恰当的。藏传佛教于7世纪逐步由内地、尼泊尔和印度传入藏区，于13世纪传入蒙古族、土族等地区。本教原系藏族地区古老的“萨满教”式的巫教，它逐步演变并吸收了佛教的某些形式和内容，加以改变，形成它自己的体系。藏传佛教于10世纪以后，才逐步与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相结合而分别发展成为各个不同形式的宗派和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它的教派，现在流传者计为旧派、萨迦派、噶举派、觉昂派、格鲁派等，其中以格鲁派为

最盛。本教的各宗派约开始于2世纪左右，它有多尔本派（亦称黑布教）恰尔本派及居尔本派亦称白本教。

青海地区流传的藏传佛教

青海地区在解放前，就佛教与本教两门宗教的流传来看，佛教占绝对优势；按藏传佛教各宗派流传的情况来看，由于地区情况不同，发展也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海东、海南、黄南、海北和海西等地，主要流传格鲁派及旧派；果洛地区流传格鲁派、觉昂派、噶举派、萨迦派及旧派，玉树地区则流传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旧派与觉昂派等。兹将各个教派于解放前在各个地区流传的情况，简介如下：

（一）格鲁派 人们认为僧侣戴黄色僧帽，故称它为黄帽派或黄教；藏族则称它为新教。这个教派，由宗喀巴创始于15世纪初，宗喀巴原名为罗桑智化，宗喀巴为他的尊称。格鲁派在青海所以能广泛流传，主要是由于它和蒙古族的封建统治者结合，即先有达赖三世索南嘉措与盘据在青海的土默特蒙古俺达汗（明封顺义王）及其所代表的势力相结合，使格鲁派的势力遍及青海及内蒙。后来达赖四世云丹嘉措、五世罗桑嘉措、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青海厄鲁特蒙古固始汗（清封为遵文行义慧敏固始汗）相结合，格鲁派借青海安木多地区是宗喀巴的故乡，又是蒙古的势力范围，它依靠蒙古的力量，排斥和兼并其他各宗派，企图依靠蒙古力量在安木多的海东地区建立本派第二根据地。并在清王朝的“修一庙胜用十万兵”，“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下，格鲁派在安木多地区更为兴盛，广泛流传。藏语系佛教其他各派的寺院，基本上先后改宗格鲁派，从而形成了格鲁派的绝对优势局面。

（1）海东区 海东区是解放前格鲁派极为兴盛地区，也是

“驻京呼图克图及其他许多外呼图克图、诺们汗等寺院所在地，是清王朝及国民党政府利用宗教，执行所谓“因其教不易其俗”的典型地区，这个地区的格鲁派著名寺院如下：

塔尔寺 塔尔寺为汉族对这个寺院的俗称，藏文原名为衮本贤巴林（意为10万佛慈民洲）。它是格鲁派在整个藏族地区的第五大寺。由于它修建在宗喀巴诞生地——青海湟中县鲁沙尔，流传着宗喀巴的一些事迹，也就成为格鲁派圣地之一，称为“安木多衮本”，在格鲁派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它设有4个学院，即法相学院（亦称因明学院）、密宗学院、医学院、时轮学院。总领这4个学院的叫磋庆（意为大会），即全寺僧人聚会诵经、讲学以及作法事的场所，俗称为大经堂。它的法相学院，分作两处，实际上在讲学上成为独立的两个体系，各不相属。一称增扎贡玛（意为上学部），一称增扎俄玛（意为下学部），这两个学部，代表着塔尔寺在格鲁派显宗教义传承上的两个系统。上学部宏传西藏色拉寺传承，采用的是色拉寺吉宗巴教程；而下学部则采用西藏哲邦寺郭莽教程，即嘉木样第一世所著的教程。因为这种传承上的差异，它与甘南拉卜楞寺虽同属格鲁派而在安木多地区的大寺院，但它们的对立情绪和门户之见很深。塔尔寺专门设有印经院，各学院也设有印经处，出版有宗喀巴师徒3人全集，莲花生《遗教》、《四部医典》、《格丹嘉言集释》等等。藏文文史艺术方面的经籍较多。

塔尔寺在解放前，有僧侣1000多人，举行各种法会时达3000余人。僧侣除来自与该寺有密切关系的西纳寺六部外，海东各县的藏族、土族，以及海南、海西、海北的蒙族及藏族。土族绝大部分来自民和县的官亭等地，被称为三川巴。由于内蒙等处的蒙族群众对这寺有虔诚的信仰，因而这些地区的蒙民，在这寺出家为僧者大有人在。有些人考得学位，成为这个寺院的学者。此

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个别蒙民，也有在此出家者。通过蒙古族僧侣及蒙古族活佛，塔尔寺在解放前对蒙古群众的剥削，更甚于藏族。塔尔寺有历来转世的活佛80余人，著名的有驻京呼图克图3人，即阿嘉呼图克图、赛赤呼图克图（亦译作噶勒丹锡勒呼图）和拉科呼图克图。其他如赛多诺们汗、嘉雅、却喜、当才、穆尼合、西纳、噶加司和观加等等。此外，海东等地著名活佛大都在塔尔寺有嘎尔瓦（意为府邸），列为该寺的一员。如土观、却藏、香萨等等。塔尔寺的驻京呼图克图及赛多诺们汗等还在内蒙及新疆等地领有属寺。该寺阿嘉一世的有关文学著作，赛多罗桑楚丞及阿拉夏丹达尔等有关藏文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在蒙藏地区，享有盛名。塔尔寺僧人的酥油花塑像等，造型优美，神彩逼真，远近驰名，是一项艺术珍品。塔尔寺还附设有跳神院，这是讲习跳神舞蹈之所。

塔尔寺在格鲁派的教区划分上，基本属于哲邦寺领导的系统，即隶属于哲邦寺郭莽扎仓的桑洛康村。格鲁派的拉萨3大寺及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各个学院（扎仓）下，有低于它一级的“康村”等组织。这种康村，有的为地名，有的则另取别的名字。“康村之下，有的还划分密村，有的在学院之下，不设康村，只有密村，如扎什伦布寺。这些康村和密村所联系的地域，即是格鲁派的这四大寺院遥控的教区。康村或密村不论它带有地域名称与否，实际上它即是地域性的组织。它与萨迦派的教区联系方法有所不同。萨迦派的祖寺如萨迦寺等，可直接派僧人到所属教区建点，并征收宗教经费。格鲁派则不这样，它只在上述4大寺院设康村和密村组织来联系和遥控。当然，也不能绝对排除这些康村派人在其联系、遥控的地区内进行宗教募捐活动。凡各地格鲁派的寺院，在当初被划入于某一康村后，它即永远隶属于这个康村，它在本寺院内的教学，一般也就采用这个康村所属扎

仓的关于教义的教程等，而它的僧人如到上述4大寺求学、诵经、参加法会等等，都按这个区划，纳入原定的各个康村之内，这是格鲁派宗教领导集团特别制定的一种办法。它通过这个组织来联系、遥控庞大的遍布于蒙、藏、土、裕固等兄弟民族地区的本派寺院。这个长期的传统，自固定下来之后，任何人不得更动，一个僧人入何寺，该归那个扎仓与康村，都得遵守这个教区划分的规定，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此外，这种康村组织，不仅对于僧人是这样，对于本康村所联系地区的一般俗人，也紧密地进行联系。解放前，安木多各地的民族商人、旅行者……等等，一到拉萨或日喀则，都立即与本地隶属的康村发生联系，这样，可以免除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康村成了这些人的保护者。若有的人不去找它，当被它们了解到，还会跑来找你联系。从这种情况看来，格鲁派遥控的教区实际上起着政治上控制与经济上剥削的作用。

②佑宁寺 这个寺院因位于郭隆地方，故藏文名称译作尔古隆寺。佑宁寺是清王朝所赐的汉名。它原名叫郭隆贤巴林。塔尔寺是格鲁派在宗喀巴诞生地上由小到大，逐步扩建起来的。佑宁寺在原有的萨迦与噶举两派小寺的基础之上，佑宁寺的修建，又是各派宗教斗争与政治拉拢相结合的产物。塔尔寺是先由藏族群众修建，而后得到土默及厄鲁特蒙古的封建统治者支持，由藏族、土族与蒙古族共同修建起来的。佑宁寺的修建，虽由于明末当地土族及藏族群众到西藏邀请第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派嘉赛佛主持修建而成，但它的修建，远不是格鲁派领导集团仅仅为了宏扬本派，而有其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据土观三世曲吉尼玛在他所著的《佑宁寺志》中简短的叙述，当时以第四达赖云丹嘉措为首的格鲁派领导中心，鉴于格鲁派在西藏，受藏巴汗及噶举派噶玛噶举系的排斥与压制，宗教活动受到很大阻力，甚至当时格鲁派